再拔除病齒兩枚
蔣定今日接見沙王
葉楚傖昨日到滬謁蔣

【本市消息】蔣委員長昨日仍在私邸靜養未延見賓客，僅葉楚傖昨晨到滬往謁，當晚返京。蔣委員長以沙王遠道南來，今日將破例接見。蔣有病齒數枚，廿二日曾在中山醫院拔除兩枚，現又繼續拔除兩枚，經過良好。

【南京廿六日電】沙王等原定廿六日晚由滬來京，因蔣委員長通知廿七日在滬接談，來京期將展緩一二日。至覲見林主席日期，須抵京請示後決定。

四路軍參謀長徐景唐到滬

謁蔣報告

縮編經過

陳慶雲同來

【本市消息】四路軍總部參謀長徐景唐，奉余漢謀派向中央報告四路軍改編經過，昨赴由港乘傑佛遜輪來滬，日內謁蔣報告後入京，據談：「四路軍遵令改編，減縮廿一團，月底辦竣。」又新任中央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昨同輪到滬，日內赴杭履新。

喜饒嘉錯

覲林主席

主席垂詢

西藏文化

【南京廿六日電】西藏大格西喜饒嘉錯廿六日晨覲見林主席，主席對西藏文化頗多垂詢，并對喜此次來京講學，使中藏文化溝通，深致嘉勉。

孔祥熙抵意國

與蔣今日啓程赴英

人通話

【意國熱奴亞港廿六日電】孔祥熙等廿六日晨乘車赴羅馬，孔等廿六日抵此，願維鈞及意方代表五日過那不勒斯，蕭振瀛由該處乘車赴羅馬，孔等廿六日抵此，昨赴由港乘傑佛遜輪來滬，日內謁蔣報告後入京，據談：「四路軍遵令改編，減縮廿一團，月底辦竣。」又新任中央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昨同輪到滬，日內赴杭履新。

喜饒嘉錯

覲林主席

主席垂詢

西藏文化

【南京廿六日電】西藏大格西喜饒嘉錯廿六日晨覲見林主席，主席對西藏文化頗多垂詢，并對喜此次來京講學，使中藏文化溝通，深致嘉勉。

中美通航

中航機今晨飛港

【本市消息】中美航空今日正式實現，中航公司巨型機廣東號今晨六時半由滬載郵件飛港，將郵件交美機於廿九日飛美，下月四日開始載客。本市中美貿易協會與美國商會昨午在美國總會舉行慶祝宴，王曉籟及美商會主席潑倫脫相繼致慶祝詞。

郵局並當場發售紀念郵票。

地方自治

與國大關係

國府紀念週

林主席演講

【南京廿六日電】國府今晨舉行紀念週，林主席講「地方自治與召集國民大會的關係」，謂國民大會與地方自治有密切關係，國大代表原定由人民直接選舉，且將來憲法公佈，政權歸人民所有。現距國大期近，短期內要把全部自治事務辦完，當然不可能，只有利用現有的保甲等組織，從訓練人民使用四權着手。

中央今晨舉行七十三次紀念週，居正主席，報告赴平齊等地視察經過及中央修改憲法及國大組織法等法案精神。

簡訊

□國府顧問史丹法尼昨觀見林主席。

□鐵路向英訂購大批修路材料，價值二百五十萬，合同已在滬簽訂。

傳染可能性較花柳病小
痲瘋決非不治之症
病初起注射「大楓子油」有效
粵駐軍槍殺病人覬覦療養院經費

【本報特寫】在廣東陽江等處駐軍誘殺痲瘋病人聲中，記者為了要知道痲瘋病的詳情；昨天特地到本市痲瘋救濟會訪問總幹事陳序初。

據他說，陽江等地駐軍及地方當局早就想把痲瘋病人置之死地，因為他們覬覦痲瘋療養院的經費，這次竟實行殘殺，這是多麼不人道的事！所以第三屆痲瘋救濟會全國大會已請中央制止。

廣東地方當局捕殺痲瘋病人

痲瘋病人的面部

痲瘋菌的發生，並不完全是氣候土地的關係，但痲瘋的歷史却很久了，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就是最早的痲瘋病患者，這可以證明中國痲瘋病最初的產生地是在山東。現在痲瘋病的流行可分為五個區域，閩，粵，桂最重，滇次之，皖，贛，鄂又次之，山東蘇北也有流行，總計全國患這病的約有一百萬人。菲律濱印度等地均有此病，日本亦有，歐美各國就很少了。

陳君又說，中國現在有痲瘋醫院卅餘處，設備也相當完善，但都是收容性質。本來痲瘋並非不可救的病，初起時以「大楓子」油注射，是很有效驗的，所以現在中國應多設這種注射醫院。

「痲瘋的症狀，起先是手臂等處發現銅元大的紫斑，不疼不癢，後來逐漸延及全身，三月或者半年後，就面孔浮腫，手足逕攣，結果是面目變得可怕，足掌潰爛，這病並無遺傳性，但以兒童患的較多，這是因為嬰兒產生後，不會與患痲瘋的父母隔絕的緣故。」25

的另一原因，是想恐嚇所有染了痲瘋的人逃出境外，以免傳染本地，但結果病人反躲藏不敢出來療治，蔓延更烈。

據專家考據，非長久與痲瘋人接觸，不會傳染，當然比花柳病傳染的可能性小，假如痲瘋病人該殺，花柳病人早就應該槍斃了！

痲瘋菌的發生，並不完全是氣候土地的關係，但痲瘋的歷史却很久了，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就是最早的痲瘋病患者，這可以證明中國痲瘋病最初的產生地是在山東。現在痲瘋病的流行可分為五個區域，閩，粵，桂最重，滇次之，皖，贛，鄂又次之，山東蘇北也有流行，總計全國患這病的約有一百萬人。菲律濱印度等地均有此病，日本亦有，歐美各國就很少了。

陳君又說，中國現在有痲瘋醫院卅餘處，設備也相當完善，但都是收容性質。本來痲瘋並非不可救的病，初起時以「大楓子」油注射，是很有效驗的，所以現在中國應多設這種注射醫院。

「痲瘋的症狀，起先是手臂等處發現銅元大的紫斑，不疼不癢，後來逐漸延及全身，三月或者半年後，就面孔浮腫，手足逕攣，結果是面目變得可怕，足掌潰爛，這病並無遺傳性，但以兒童患的較多，這是因為嬰兒產生後，不會與患痲瘋的父母隔絕的緣故。」25

評論
日本政府的侵華本質
在名古屋已眞相畢露

在日外相佐藤尙武講過「重新認識中國」「在平等基礎上進行交涉」，和兒玉謙次等一行來華「混」了一趟之後，頗有一些短視淺見的人們（他們自認是有高深的政治見解的），以為中日邦交確可以不顧四百六十五萬餘方里的土地，和四千餘萬同胞的被人蹂躪，「重新」在「新的基礎」上來「調整」邦交。我們曾經屢次指出這一點的關鍵所在，提醒國人不要為「虛僞的空言」所蒙蔽，而忽略了當前的危機。

最近事實已揭穿那些「似乎好聽的話」完全是騙局了。連日中央社東京電所傳日報對我惡意造謠的情形，已足使人髮指，而最近名古屋舉行的所謂汎太平洋展覽會的侮華行動，雖經我國駐日使館向日本外交當局交涉，而名古屋仍依然為冀東叛逆擴大宣傳，名古屋電車及公共汽車奉日當局命懸掛五色旗，報紙則均宣傳非法分化我國土地的行動，這些既不是日本私人的行動，也不是駐外人員的單獨行為，而是在日本政府所能完全行使職權的地方。可見非法分化以併吞中國，為日本政府的一貫政策。我們能不能在這種「基礎」上來「調整」呢？

在大多數日本人民中間，確實有不少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決不能在軍閥官僚及依賴於軍閥的商人，或者是軍閥所御用的文人如室伏高信一類的人裏面去找！

援助關員
唯特

關員緝私，本為分內的工作。但在國法無所保障，生命時遭危險的時候，這分內的工作，便有特殊重大的意義。

敵人行施武力侵略的時候，全國上下，都為抵抗侵略的戰士，奔走呼號，捐款，慰勞，以資鼓勵。但對於在經濟戰綫上的關員作戰時，我們却很少予以精神的物質的援助，殊覺不解。

廿四日本報消息，日輪長崎丸上抄出大批走私人造絲，當即起出，由關員及稅警携帶下輪，此時，突有日浪人二三十名，各持木棍鐵尺，擁出兇毆，將稅警曹可同打傷云云（並參看廿五日本報第一版消息，「日浪人兇毆關員眞相」）。

如此橫蠻不法，讀之令人髮指。我政府應立即向日本提出交涉，要求損害賠償。如日本不承認浪人為其自國國民，則中國民衆即得自由對付浪人。

上海幾次抄獲私貨，關員稅警都冒極大的險，幾乎時時以生命作孤注。我們為使他們堅固地執行他們艱苦的任務。必須時時慰勞他們。從慰勞中使關員與民衆有很好的聯絡，於防止走私，一定更有效力。即如私運銅元一事，事先關員與民衆若有聯絡，搜羅銅元的奸商，也許能稍為斂迹一點。

我們在此，願大聲叫出：「援助關員！」

傅將軍的話
通盛

最近得讀傅作義將軍在北平的演說辭，我一邊讀着一邊却忍不住酸鼻。是感激，還是傷心，我自己也不知道。總之，我彷彿在沙漠中聽到人的呼聲。

傅將軍的演說辭，實際上，是極其平凡的。但平凡，即是偉大。平凡的道理，能做到，即成其為偉大的。最平凡的一條，便是關於「鬥爭的思想」的話。他說：中國長久的有國內無國外，道德與教育都不提倡鬥爭。為的避免與統治者衝突。統治者歷來提倡無鬥爭的思想，養成了中國人在危險時低頭屈服，不肯犧牲的習慣。

犧牲應先有鬥爭的精神，這是一句名言。平時一味安靜，不許諍言，不許叫號，不許訴苦，甚至於不許哭泣。有事時，誰還肯拿出犧牲的精神。國家事管他娘，又麻將。應看作是不自由者頹廢精神的表示。

言論的開放，便可說是一種鬥爭精神的提倡。歷史的演進過程，本來是兩力的消長。就是矛盾的統一過程。沒有矛盾，即無統一。思想的眞價值，顯現於鬥爭，不在於統制。統制是使思想靜態化了，思想即成為公式，公式的思想，便不能運用於活動的變遷的現實上。惟有自由，能使思想相互磨擦，衝突——鬥爭，而臻於一致——統一。

現在是兩人的思想漸臻於一致的境地了。但正在這時候，即予以箝制，或統制，仍舊不是好的辦法。有「大同」而難免「小異」，抑「小異」適足以破壞「大同」之局面？換句話說，許諍言，不許叫號，不許訴苦，甚至於不許哭泣。有事時，誰還肯拿出犧牲的精神。國家事管他娘，又麻將。應看作是不自由者頹廢精神的表示。

言論的開放，便可說是一種鬥爭精神的提倡。歷史的演進過程，本來是兩力的消長。就是矛盾的統一過程。沒有矛盾，即無統一。思想的眞價值，顯現於鬥爭，不在於統制。統制是使思想靜態化了，思想即成為公式，公式的思想，便不能運用於活動的變遷的現實上。惟有自由，能使思想相互磨擦，衝突——鬥爭，而臻於一致——統一。

現在是兩人的思想漸臻於一致的境地了。但正在這時候，即予以箝制，或統制，仍舊不是好的辦法。有「大同」而難免「小異」，抑「小異」適足以破壞「大同」之局面？換句話說，

冬天的道路
俄國普希金著
張西曼試譯

明月一輪
穿過浪般的霧氣，
它的光華
凄然流照着凄涼的大地。

迅疾的三馬驛車
奔馳在寂寞的冬天道上，
那單調的轅鈴
悶沈沈地在響盡。

馭者的長歌聲中
聽得某種的熟調：
時而是慷慨的豪情，
時而是心曲中的憂悼，

沒有燈火，沒有黝黑的茅舍……
一片荒涼和白雪……
迎我而來的
祇是奔騰着條紋的里標一列。

煩悶，憂愁……明日，娜娜喲，
明日，回到愛人兒家的
我要忘形在壁爐旁，
眼盯個盯不夠。

時針鈍鈍地
繞行着自己準度的環周，
并且，排去那些令人生厭的，
夜半也分不開我倆。

憂愁，娜娜喲：我的途程是朕人，
我孤馭者打盹中停聲，
轅鈴是單調，
月光是黯淡不明。

（四月廿四日寄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

文林

★為「國防詩歌」辯誣★
排村

戴望舒先生最近在國防詩人主張過國防詩歌要有別於標語口號，要形式統一於內容：可以看，還可以唱；事實上例如「自己的寫照」「鋼鐵的歌唱」「囚徒之歌」等就都是形式既完美內容也新鮮的有國防意義的作品。「文學」新年號詩歌專刊裏也有不少形式內容都非常好的國防詩歌，戴先生怎麼可以一筆抹煞牠們呢？倒是戴先生們的所謂象徵詩，「紫丁香之憂鬱」呀「六絃琴之太息」呀，倒是千篇一律的。

兵士聽不懂一首國防詩，這問題在於國防詩還欠做到通俗化，不能以此宣告國防詩歌的死刑的。否則小成功而忘遠大的前途，那還不能與謀國思想的鬥爭，是不斷的作結論，不斷的進行着的。決不能停止於一點上，即告成功。成功是無邊無涯的一種遠大的境界。貪的消沉耳。

這是涉及文學有用無用論了，這裏且不談他，我只引另一位詩人的話，給戴先生看看：

「我們的時代是在暴風雨裏……處在這樣的環境裏，只能寫詩已經是可恥了，而再閉上眼睛，囿於自己眼前苟安的小範圍大言不慚的唱戀歌，歌頌自然，詩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對，那簡直是罪惡！」（臧克家：論新詩）

末了，我相信戴先生是有熱情有人心的，且有天才的，那麼戴先生，在這個祖國垂亡同胞受苦的時代裏，你眞忍把你唯一能拿的筆浪費在「唱戀歌，歌頌自然」裏麼？

（四月十五日）

報紙大衆化是價錢便宜人人買得起文字淺顯人人看得懂